

從戲文《張協狀元》看 專書語料的重要價值

郭作飛

—

在1983年“全國語言學學科規劃會議”上，不少專家在討論漢語史的研究現狀時指出：“漢語史的研究，在過去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基礎研究做得很不夠。要在漢語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必須對歷史上許多重要著作從語言學角度做比較詳盡的研究，寫出專書詞典或專書語法。”^①因而，不同時代、從不同角度反映漢語發展特點的專書專題語言研究就成了漢語斷代史乃至整個漢語發展歷史構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證。

一般來說，與詩詞相比，戲曲則更接近於口語。戲文作為一代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其）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能仿佛也。”^②因而，“作為一種曲的語言，戲文對於詞彙方面是一個寶庫。”^③《張協狀元》是南戲早期的作品，為溫州書會才人寫成，是“現存最古的南戲之一”，被認為是“明代南戲的先蹤”^④。在今僅存的《永樂大典》最後一卷中，它與《小孫屠》、《錯立身》一起，合稱為“戲文三種”。《張協狀元》文辭以“不施浮采的白描為主”^⑤，並且，由於“《戲文三種》未經明人妄

改”^⑥，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語言使用情況，是研究宋代語言比較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本文擬從《張協狀元》戲文中的近代口語詞彙入手，來觀察一下專書語料在漢語詞彙發展歷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二

通過窮盡式的調查分析，我們發現，《張協狀元》中大量產生的口語詞彙從戲文的角度對漢語詞彙史的發展極具價值，其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為大型歷史或斷代辭書的編纂提供了大量豐富翔實的語料；出現了一大批反映漢語詞彙發展到宋代的新詞語；保存了大量漢語詞彙發展到宋代的新詞義。下面試分別論述之。

第一，《張協狀元》中大量出現的近代口語詞彙為大型辭書真實反映漢語詞彙發展歷史提供了宋代戲文方面的豐富語料。

大型辭書是一個時代漢語詞彙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結晶，也是漢語詞彙在其發展歷史過程中所做貢獻的重要見證。其在匯集詞語、反映詞彙發展歷史面貌時，應該具備這樣幾個條件：一要收詞宏富，能全面反映各個時代的語言面貌；二要有史的觀念，正確描述詞語的發展歷程。《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近代漢語詞典》作為漢語詞彙歷史研究的總結性成果，在這一方面，無疑代表了當今漢語詞彙史和漢語詞彙斷代史構建的最高水平。其中所收詞語的書證材料即來自於《張協狀元》戲文。

（一）《大詞典》中不少詞條、義項首引《張協狀元》中的例子以為書證。

一是詞目首引《張協狀元》書證。例如：

【打彈】《大詞典》（6-333）①：“用棒打球。”首引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二齣：“築球打彈漫徒勞。”錢南

揚校注：“打彈，作棒打球，古稱‘捶丸’。”次引《水滸傳》。

又如：

【東司】《大詞典》(4-827)：“亦作‘東廝’。指廁所。”首引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四五齣：“夫人，生得好時，討來早晨侍奉我門湯藥，黃昏侍奉我門上東司。”次引《古今小說》及《醒世恒言》。

這樣的詞還有如：【兒男】(2-271)【看冷暖】(7-1181)【磕腦】(7-1086)【勞籠】(2-813)【是則】(5-661)【特骨】(6-263)【調風月】(11-303)【猶閑】(5-95)等。

二是所收詞語某一義項首引《張協狀元》書證。例如：

【打乖】《大詞典》(6-316)：“②耍花招，不老實。”首引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二十齣：“没瞞過我，實是你灾。隱僻處直是會打乖，誰頭發剪落便有人買？”次引清代文。

又如：

【當直】《張協狀元》中，“當直”有兩個義項：①指僕人；②照顧。作“僕人”講時，《大詞典》(10-1392)首引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五齣：“直被當直蒿惱，日夜罵着伊。”錢南揚校注：“本謂值班，直與值通。這裏指僕人。”次引宋《清平山堂話本》及明代《警世通言》語料為證。

這樣的語料還有如：【道業】(10-1080)【過門】(10-963)【討】(11-29)等。

(二)《張協狀元》還為漢語詞彙史的建構提供了大量宋元時期戲文方面特有的口語詞彙和詞義。

戲文作為一種文學表現樣式，它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反映了一個時代的人們在語言運用上的鮮明特色。其在語言發展史中的貢獻不僅在於為漢語詞彙史提供了大量的新詞新義，更重要的是，

它還漢語詞彙史的建設提供了在其它文學語言中找不到的、具有時代特色的一些特殊詞彙和詞義。這些詞彙和詞義就成了全面、準確地反映漢語詞彙發展歷史的不可缺少甚至是唯一的證明材料，這些語料對於漢語詞彙史的建構可以說是彌足珍貴。早期戲文的代表《張協狀元》中就存在大量這樣的口語詞彙和詞義。這些詞語、詞義被《大詞典》、《近代漢語詞典》收錄，且僅有《張協狀元》書證。現擷取數例如下：

【快子】《大詞典》(7-463)、《近代漢語詞典》(464)：“快子：快手。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二七齣：‘凝望彩樓高，簾兒卷，等取新狀元來。旗幟交加樂器催，快子行如電，簇着大魁。’”

【每常間】《大詞典》(7-820)、《近代漢語詞典》(536)：“每常間：往日，平常。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一八齣：‘李大婆每常間忻要頭髮做頭蓖，奴家割舍不得。’”

【當直】《張協狀元》中，“當直”有兩個義項：①指僕人；②照顧。作“照顧”講時，《大詞典》(10-1392)則有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四五齣：“[淨]從小我惜伊，伊無能為力婆亦去。[合]病尤未可。[淨]婆一路當直你。”一例語料。

【閑來】《大詞典》(12-69)、《近代漢語詞典》(856)：“閑來：平時。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十九齣：‘奴家見婆說多時，閑來割舍不得，而今剪一拈頭髮在此，怕婆要做頭蓖。’”

這樣的例子還有如：【貧胎】【走智】【叫取】【命快】【叫喚】【賁排】【苦胎】等。

(三)《張協狀元》還為漢語中一些詞的歷史描述提供了宋代戲文方面的語料證明。

漢語詞彙史的構建，既要注重對詞語的“溯源”，也要注意詞彙的“探流”，同時，還要考慮對詞語發展歷程的中間環節進行清理。如果在較大的歷史跨度中間未有任何書證材料，我們就很難看清楚詞語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迹。由此而建立起來的一種語言的詞彙史也就不是理想的和完善的。關於此一點，方一新先生有過這樣的認識：“如果大型歷史性語文辭書在舉證時能做到溯源——盡可能舉最早的文獻用例、探源——盡量搜尋徵引詞義後期乃至消亡前的用例、兼顧各個歷史階段——特別注意補上中古時期的例證，避免中間脫節，那麼書證就不單單是釋義的證明或補充，更可以從中了解到詞義發展的歷史進程。”^⑦於中我們明白：書證對於詞彙史的建設而言，它已經不僅僅是文獻資料的簡單堆砌了。匯集了衆多口語詞彙的《張協狀元》戲文就為漢語中某些詞彙的歷史書寫提供了這樣的中間環節的證明。下面我們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來看看。

【大凡】表示總括一般的情況，猶言大抵。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一齣：“（白）孩兒覆爹媽：‘自古道：一更思，二更想，三更夢。大凡性情不拘，夢幻非實；大抵生死由命，寶貴在天；何苦憂慮！’”第三齣：“（末）大凡壽夭也是天命，不敢說甚年渭水斷橋。”第五齣：“大凡病須早醫，作個道理。”

按：《大詞典》（2-1325）“大凡”一詞作此義講時，首引《禮記·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次引唐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最後引現代郭沫若《斷斷集·青年與文化》：“大凡偉大的文學家、科學家的創作和發明，都是三十年前後人的成就。”由有唐而現代，其間宋元明清均無文獻書證材料，“大凡”一詞此義如何演繹而來？從《大詞典》所羅列的書證中我們是很難看清楚的。因而，《張協狀元》上述諸例均可入補。

【陰害】暗中陷害。《大詞典》（11-1027）作此義時，首引

《後漢書·皇甫規傳》：“今臣還督本土，乂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歸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次引明楊慎《郭門雙節記》：“又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及清昭槎《嘯亭雜錄·朱檢討上書事》：“廉親王允祀，覬覦其位，揆叙、王鴻緒復左右之，欲陰害理密親王。”

按：條列《大詞典》上述書證材料，我們發現“陰害”一詞在此義項上明顯缺乏宋元時代的文獻證明，當補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四一齣：“論娘行，見茶便折，緣何到翻了吃跌？莫是有人來陰害你，混身盡都是鮮血。”

【相與】共同，一道。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三齣：“若要奴家好，遇得一個意中人，共作結發，夫妻相與偕老。”

按：《大詞典》（7-1158）作此義講時，首引《孟子·公孫丑》：“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次引晉陶潛《移居》詩之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最後引清末嚴復《辟韓》：“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大詞典》此一條自中古而下，至有清一代，競無一例文獻材料，補入《張協狀元》上例，“相與”一詞此義的發展演變史纔聊可觀瞻。

第二，戲文《張協狀元》中還出現了一大批反映漢語詞彙發展到宋代的新詞語。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曾經談到：“語言中的詞彙的變化不是像上層建築，它的變化不是用廢除舊的、建設新的那種方式來實現，而是用新詞去充實現行詞彙的辦法來實現。”因而，關注一個時期由於社會的變化而在語言中大量產生的新詞，就成爲了詞彙發展歷史描寫的一個重要內容。反過來說，祇有全面收錄一個時期的新詞，準確記錄新詞產生的時代，一種語言的詞彙史的研究纔是客觀、科學的。

我們在對《張協狀元》中大量產生於宋一代的新詞進行分析的過程發現：這些口語新廣泛地運用於宋代語言實踐中，對於全面反映宋代語言實際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這些新詞在反映漢語詞彙歷史發展面貌的總結性成果中，要麼根本就未被論及，例如：

【定應】必定，一定。第二五齣：“紅樓數里簾兒卷，定應是看狀元。”

按：《董西廂》卷六：“若非足下，定應難見花容。”宋蘇軾《岐亭五首》之四：“何從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遍檢《全宋詞》，我們找到了“定應”一詞共 17 例。如：辛弃疾《沁園春》：“况白頭能幾，定應獨往，青雲得意，見說長存。”趙長卿《江神子·述情》：“相逢恰似舊家時。恨依依。語低低。多少關情，冷暖有誰知。祇此定應諧素願，但指日，約鸞栖。”啞女《醉落魄·贈周鏐應舉》詞：“君今既已裝行色。定應雁塔題名籍”等等。惜《大詞典》無此一條。

這樣的口語新詞在《張協狀元》中還有如【禮上】【存宿】【屋里】【結定】【耗音】【吃薄賤】等。

要么研究這些詞語時所舉例子卻晚於《張協狀元》，沒有準確地反映出這些詞語出現的確切時代。這樣的例子例如：

【出豁】出息。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一八齣：“奴家求庇於李大公大婆，莊家有甚出豁？”

按：《大詞典》(2-504)：“③出息。《兒女英雄傳》第二七回：‘世上偏有這等不爭氣沒出豁的男子，越是遇見這等賢內助，他越不安本分，一味的啖腥逐臭。’吳組緝《山洪》二九：‘你有你的一套，不離那個大譜子。這就是粗中有細。一些沒出豁的山巴老抵不上你一個腳趾頭。’”書證明顯滯後。其實，“出豁”一條在《大詞典》首引《兒女英雄傳》之前亦有用例。《水滸傳》第三八回：“李大哥，你閑常最瞎的直，今日如何恁么沒出豁？”

這樣的詞還有如【福物】【行貨】【納步】【泉世】【放參】【打熬】【恩官】【蒿惱】【較可】【絲鞭】【它】【拖帶】【我每】【媳婦】【血瀝瀝】【堂後官】等等。

整理這些出現於專書中的新詞語，對於準確、真實地描述漢語詞彙史發展到某一時代的實際情況將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第三，《張協狀元》中大量出現的宋代新詞義也為準確地反映漢語詞彙的歷史變化情況提供了戲文材料證明。

詞彙作為語言中最能直接和迅速地反映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變化的諸方面在語言的詞彙中可能表現為新詞的增加、舊詞的消亡和詞語的更替。而詞義作為詞彙對社會現象抽象和概括的集中體現，這些社會的變化則相應地會引起詞義發生義項增加、減少、轉移等變化。其中，詞義增加義項即詞語出現新義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變化。因而，漢語詞彙史的構建，不僅要觀察隨着時代的變化詞彙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同時，對漢語中詞彙的重要內涵詞義隨着社會而發生的變化進行考察，也是漢語詞彙史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戲文《張協狀元》中口語詞彙出現的新義從另一個方面為漢語詞彙史的建構作出了貢獻。例如：

【車仗】行李，貨物。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八齣：“小客獨自不敢向前，等待官程，不然車仗，廝趕過去。”

按：“車仗”一詞作此義講，其例另如《水滸傳》第六一回：“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大詞典》（9-1187）“車仗”一條僅僅有“車輿和兵仗”一義，沒有反映出在近代漢語時期新產生的“行李，貨物”一義，當補。

【門閭】門第。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一齣：“欲改換門閭，報答雙親，何須下泪！”

按：《大詞典》（12-15）：“門閭”一條有①城門與里門②宮

門③鄉里④家門；家庭；門庭”四義，義項④略有此處“門第”意。但“門第”、“門庭”畢竟不同，“門第”在封建社會更側重於指家庭在社會上的地位等級。“門第”、“門庭”於《大詞典》中分目而立即可證之。故《大詞典》“門閭”條下當補“門第”一義，更有《清平山堂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今日黃榜招賢，我欲赴選，求得一官半職，改換門閭，多少是好。”例證之。

【牌】固定髮髻的頭飾。宋無名氏《張協狀元》戲文第三五齣：“（旦）奴家是狀元渾家。（淨）慢行，慢行，怕頭上珠牌脫下來。”

按：“牌”在近代漢語中作此義講，更有《水滸傳》第二五回“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錢牌兒祇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為證。《大詞典》（6-1045）“牌”共收有12義，未及此，當補。

〔注釋〕

①“6-333”表示該詞目在《漢語大詞典》第6卷第333頁，下同。

〔參考書目〕

程湘清，《漢語斷代專書研究方法》。程湘清，《宋元明漢語研究》[C]。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P1-8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劉堅等，《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2

周貽白，《中國戲曲史長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P434-440

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2

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安徽：黃山書社。1997